日本经济不平衡复苏

◎ 记者 王哲希 周秭沫

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史诗级的持续性高增长后，进入21世纪，日本经济开始呈现不温不火的态势：偶有阶段性下滑，但未出现灾难级状态，就算是增长，也难以超越以往态势。这种情况直至2023年才发生改变。

今年以来，世界各国普遍进入“后疫情时代”的复苏期，日本的经济增长也受到市场瞩目。5月，日本股市持续发力，东证股指屡次刷新1990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0.4%，按年率计算增幅为1.6%，均高于市场预期；4月完全失业率(季节调整值)为2.6%，较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为3个月来首次改善。

尽管数据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景，但不少业内人士仍持保守态度，认为这种增长势头能否持续还有待观察。

新华社 图

1 并非整体向好

“最近，我和朋友约着聚餐，没有提前预定餐厅，哪知到了商业区，根本找不到吃饭的地方。”说完这句话，在东京出差的小林先生发来一段视频。“这是周末随手拍的，半夜12点了，餐厅还是满的，服务态度也一如既往。物价稍稍上涨，不影响正常消费，但汇率降低了”。

在小林先生看来，日本经济已经完全从疫情中快速恢复起来，作为一名长期往返中日两国的商人，他信心十足。

官方数据也许可以印证小林先生的认知。据日媒报道，今年1月至3月，受消费、旅游业的助推，日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6%，为三个季度以来的首次增长，表明新冠疫情影响正在减弱。

具体来看，今年一季度，由于消费者对汽车和耐用品的需求强劲，消费者增加了外出就餐等服务的支出，个人消费环比增长0.6%，连续第四个季度上涨。得益于汽车相关投资的增加，资本支出增长0.9%，为两个季度以来的首次增长。

明治安田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Yuichi Kodama表示，“好消息是，去年经济处于衰退状态，但在今年1到3月出现反弹。即使我们预计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增长会放缓，入境旅游业的回归也有望支撑经济。”

“目前，人们期待今年工资能够上涨，通货膨胀开始减速，这将支持个人消费。”Kodama补充道。

正如Kodama所说，旅游业、消费业是今年一季度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外国游客的数量正在迅速接近疫情前的水平。去年10月，东京取消了对海外游客的入境管制，今年早些时候，又取消了对大型公共活动的限制。这些松动马上反映在一季度成绩单上。该季度，平均每位国际游客的消费为21.2万日元，根据日本政府的统计数据，这比2019年同期的游客平均花费高出44%。

与经济数据同样向好的是日本股市，在“失去的三十年”之后，日本股市终于在近日扬眉吐气。东证指数今年已累计上涨14%，达到自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追踪日本蓝筹股公司的日经225指数上涨了近17%。这一表现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和欧洲的斯托克600基准指数，这两个指数同期都上涨了8%。

外国投资者也已重返日本市场。高盛数据显示，在4月3日至5月19日的七周时间里，外国投资者净买入5.6万亿日元(约合400亿美元)的日本股票和期货。

不过，虽然经济整体向好，也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资本的盈余。在东京这样的大都市，在资本市场，人们更容易窥见繁华，在其他地方却并不一定。

在神户就读医学研究生的小沈向记者表示，神户只是日本的一个四线城市，和东京不一样，起码在现在，神户还没有享受到经济复苏的红利。

2022年中秋节前后，小沈抵达日本读书，距今已经过去半年多的时间。不同于账面上的数字增长，小沈认为，作为一名普通学生，实在是没有感觉到经济有明显好转，一些疫情期间关闭的餐饮店至今也没有开业，周围人也没有大批量的旅游或者购物计划。

“比较好的一点是，日本的物价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倒是没有出现某类商品大幅度涨跌的情况。虽然有扩招的新闻，年轻人的就业率也比较可观，但我之前听在工业、制造业工作的中国人说，短时间内停招中国工人了。”小沈表示，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距彻底恢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城市的亮度或许也能从侧面说明日本经济当下面临的窘境。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对比卫星图像分析，2022年东京的夜晚亮度比2019年下降10%以上，著名繁华街区六本木、新宿、银座等地降幅甚至超过15%。而同期，巴黎和伦敦夜晚亮度已有所增加。

新华社 图

2 不确定性仍存

综合来看，虽然日本经济在疫情后实现了可观的增长，这种乐观的态度也许会一直延续到第二季度、第三季度，但经济学家也提示，国际外部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

野村综合研究所执行经济学家Takahide Kiuchi认为，外部因素可能会破坏日本经济的增长势头。

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在第一季度就能明显看到，由于欧美为对抗通货膨胀导致需求被抑制，第一季度，日本的出口数据出现了约3年来的最大跌幅，出口下降4.2%。

“全球对商品的需求并不强劲，所以出口疲软。”大和证券经济学家Toru Suehiro说：“工业生产也很疲软，所以我们不能期望制造商在未来有好的表现。”

“消费将继续支撑增长，因为取消疫情限制政策将会促进旅游和服务支出。”日本第一生命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Yoshiki Shinke表示，“但经济复苏将是温和的，因为疲软的海外需求将对出口造成压力。这将是强劲的国内需求和低迷的出口之间的拉锯战。”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中心主任陈子雷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疫情结束后带来的个人消费、访日游客反弹，以及企业收益率上升，是一季度经济出现正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未来日本国内物价与日元汇率走势，以及国际政经局势变化都可能对日本经济带来影响。因此，未来经济形势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独立国际策略研究员陈佳也指出，本次日本GDP季度数据回正恰好与日本资本市场回暖重合，其根源并非海外资本看好日本经济，而是日本在央行行长换帅之后，全球市场担忧“安倍经济学”可能改弦易辙的情绪平复。日本经济依旧没有走出靠超量量化宽松的货币刺激来驱动，靠不计后果的大水漫灌强行推高名义GDP的老路。

而更大的隐患在于，如果美联储决定停止本轮的加息周期，日本市场的反弹可能会停滞不前。Allspring Global Investments国际投资组合管理主管Eddie Cheng表示，“我们已经看到美国进入了加息周期的顶峰，如果各国央行开始降息，其货币价值将下降，这意味着相比之下，日元将不再便宜。”

而从其内部来看，日本经济发展的问题一直存在，而且短期内没有办法进行彻底的改变。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宋向清向《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一个就是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老龄社会的到来让日本经济发展的人口劳动力支撑出现疲软，而且这种疲软短时间内难以解决。”其次，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当国际风云出现变化，其收到的冲击和影响也往往最大。此外，日本基于意识形态、政治操弄参与国际市场分工的行为，也不利于其扩大在国际市场上的“朋友圈”“贸易圈”。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则认为，缺乏创新是阻滞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不利因素。战后日本曾是一个发明大国，如笔记本电脑、二维码、高铁、随身听等都是日本发明的，这些发明不仅带来了生活中的必备用品，也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但在当前的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日本就因创新不足而没有拿得出手的竞争产品(如智能手机、电动汽车)，使日本从曾经全球创新的引领者，变为了追随者。这不仅拖累了日本经济，也逐渐令日本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

此外，通胀因素也不容忽视。分析师们认为，燃料和食品成本的上升推动了日本消费者通胀率超过央行2%的目标，除非工资上涨得以持续，否则也可能对消费造成压力。

德勤全球经济学家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尽管近期日本通胀有所缓解，但这几乎完全得益于能源价格的下降。在过去3个月中，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中超过80%的项目都在增长。今年2月，65.8%的家庭预计明年的物价将上涨5%或更多，这是自2004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比例。

“通胀的预期仍然非常强烈。”沃尔夫表示。

3 中日合作前景广阔

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意味着日本必须加强与国际的合作才能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从全球经济格局来看，中日韩三国经济规模占到东亚地区的九成，在RCEP生效的新形势下，中日经贸关系面临比以往更为有利的条件。

日本陕西总商会执行会长强征告诉记者，目前，中日两国双边贸易往来基本已经恢复正常，疫情几年没有会面的商业朋友，也都你来我往，飞到日本或是中国，重谈几年前搁置的商业项目，无论对于中商还是日商来说，这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商会同仁对日本经济复苏还是很乐观的，在疫情前，经历了早期快速发展的日本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相对平稳，疫情来了后，虽然也受到了不少的冲击，但经过多年发展形成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已经非常稳定，所以我们认为，接下来日本经济能继续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趋势。”强征表示，多年来日本产业结构稳固和以产业链上游为主的经济结构是疫情期间日本经济受冲击小的部分原因。

回顾10到20年前，强征曾从事日本IT产业的下游开发作业，低廉的工资成本和大量的人才是产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但是20年过去，日本已在稳定经济模式中许久没有变化，中国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渐渐地，日方发包，中方作业的产业模式已经不符合两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如今，中国在很多领域，包括传统家电行业、互联网、制造业等方面都反超日本。这时候，就更要结合时代条件去开展中日双边合作。

陈洋认为，人口老龄化确实会给日本经济发展带来影响，但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并不完全因为人口老龄化。韩国、中国等世界多国也同样面临老龄化挑战，只不过日本是较早遇到这一问题的国家。“与其聚焦老龄化给日本带来的危害，倒不如关注和研究日本是如何应对老龄化、如何开发老龄产业、如何运营‘银发经济’的”。

“中日未来有广阔的合作前景。”陈洋对记者表示，“从双边范畴而言，在养老产业，中日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中国现在也面临着老龄化挑战，而日本作为较早遇到老龄化挑战的国家，在应对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中日完全可深化在这方面的互利合作。”

宋向清指出，中日合作一定要面向未来，一定要打破固有的意识形态，让政治和经济能够分离，能够脱钩，不能让政治干扰了经济的合作，干扰了经贸的合作。

对于未来的发展，强征也有更多思考。他表示，中日双边贸易永远是在动态中发展的，在经济复苏的时刻，可以预见更多的合作、更多的投资，中国现在已经有不少产业具备优势，也有不少中国企业适时和巧妙地走出去，走到日本，把中国优秀的产业优势、运营模式以及新媒体的营销手段等引入日本，让双方商业企业找到更合适的定位和角色，为双方经贸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也期待日本陕西总商会在新的发展机遇下，给更多的中日双方企业提供更好的支持和服务，真正实现“务实、架桥、创新”的商会理念。